

劍忌莫斯科

888436

45.52
C6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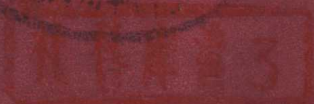
科 悬 莫 斯 科

〔苏〕伊万·斯塔德纽克著

王福曾译



10039686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萍

封面设计：秦耘生

剑悬莫斯科

〔苏〕伊万·斯塔德纽克 著 王福曾 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7.75印张 8插图 169千字

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册 定价4.40元

ISBN 7-5006-1127-7/I·269

1941年9月9日，歼灭叶利尼亚德军集团后，朱可夫奉召离开前线到莫斯科……

晚10时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，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，灯火辉煌，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。莫洛托夫、米高扬、马林科夫、卡岗诺维奇、贝利亚，以及朱可夫、梅赫利斯围桌而坐。台布上放着高脚玻璃盘，盘中放着一串串颗粒肥大的褐色葡萄，几只平底盘里放着鸭梨和毛茸茸、红中透黄的鲜桃，一些椭圆形瓷盘中摆着切好的羊奶酪、火腿和香肠。桌子边上，罗列着一瓶瓶红葡萄酒。瓶上贴着白纸条，纸条上有用打字机大写字母打出的字迹：“齐南达利”、“赫万乞卡拉”、“特维什”。

大家都聚精会神听斯大林和朱可夫大将谈话。业已商定，由朱可夫接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工作。朱可夫当即表示尽快赴任，显然他急切要到总参谋部去，想仔细了解一下列宁格勒昨天被法西斯德军彻底包围后的作战态势。可是，斯大林嘴里衔着冒烟的烟斗，在餐厅里缓缓踱步，并不忙着让他走，好像还有点什么踌躇未决的事。

“还是坐下来，吃点东西，”斯大林又向朱可夫说了一遍。

朱可夫默默地从桌边拉出一把软椅，坐下，往盘子里放了一只梨。拿起刀，切成两半。

“大概可以这么干，朱可夫同志，您应当从陆路上切断德军的包围圈，然后，在波罗的海舰队和两个区舰队的协助下，抄敌

后路，”斯大林带着微可觉察的笑意，看朱可夫用餐叉挑起一块梨。“列宁格勒处境艰难……敌人已夺占了施吕瑟尔堡，昨天又炸平了巴达耶夫的粮食仓库……芬兰军队穿过卡累利阿地峡大举攻城，德军‘北方’集团军群加强了一个第四坦克集群，从南部向这个城市一路冲来……现在，我们已同列宁格勒失去了陆上联系。因此，应该看到，您目前只能乘飞机越过前线，或者飞过拉多加湖，湖区上空现也已被德国空军控制。”

从斯大林的口气中，显然可以听出他担心朱可夫飞往列宁格勒是否安全。格奥尔吉·康斯坦丁诺维奇默默地吃着梨，目光阴沉地看着盘子。

斯大林像是要驱散他的不安和疑虑，继续谈列宁格勒的情况：

“朱可夫同志，请您原谅，我们再说一遍彼得堡周围的战况，这些您作为大本营成员，看总参谋部的每日战报，是早就知道的。但是，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，凡事只要再认真思索一遍，就会看得更透，因而也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。这是列宁的看法，就是他称之为认识论的辩证方法。”

“我说说看，”莫洛托夫赞成斯大林的话，“这是符拉基米尔·伊里奇在《谈谈辩证法问题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。”

斯大林点头表示肯定，接着又对朱可夫说：

“是这样……昨天，德军向列宁格勒又发动了新的进攻。他们由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依斯克以西地区实施主要突击，由科尔皮诺实施辅助突击……应当好好想想，怎么调遣我们的兵力，在哪里集结预备队……”

斯大林走近放电话的小桌，把熄灭了的烟斗，放到烟灰缸里，又从书橱中取出另一只烟斗，是一只短而弯的烟斗，拿在手

心里掂了掂，像掂分量，又细看那褐色的石楠木根烟斗，上有压出的字样，轻声念道：

“‘皮阿尔—布里阿尔’……‘弗拉敏戈’……很有名气的工厂……这种烟斗在销出之前，要在海上着实抽用一阵子……，”过后，他忧郁的目光向餐桌方向望去，又想起方才的话题：“大本营给了伏罗希洛夫同志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，委任他任西北方向军队总司令。这包括两个方面军和一个波罗的海舰队。在非常困难的地域……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在新形势下撤销总指挥部，各方面军直隶大本营。”

“但是，现在北方面军分编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以后，也许，克利缅特·叶夫列莫维奇·伏罗希洛夫就不必离开列宁格勒了？”朱可夫问，抬眼看斯大林。

“您怎么，大本营关于您的任命还有讨论的余地吗？……”

“绝不是，斯大林同志！我希望我有幸做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副手！……民间歌颂他不是没有缘由的！”

斯大林目不转睛，盯视朱可夫的脸，好像要证实他此番话是否出于真心，过后，他突然神采焕发，轻声笑了起来，说：

“有各种各样的民谣。当我们军队开始装备摩托，削减骑兵的时候，就出现了这样的歌谣。我的女儿从学校学来的。”接着，斯大林咳嗽了一声，看了一眼贝利亚，小声唱起来：

伏罗希洛夫同志，
战争马上就要打响，
可布琼尼的马队
要拉去做香肠……

在座的人除贝利亚外都哈哈大笑，斯大林似乎没听到笑声，

神情严肃地对朱可夫说下去：

“伏罗希洛夫还有别的事可干，也许担子并不算轻。战争的灾难从四面八方威胁着我们……朱可夫同志，莫斯科方向的形势，您怎么看？”

朱可夫用餐巾擦了擦湿润的嘴唇，从容不迫，镇定自若陈述他的想法，说德军“中央”集团军群在夏季作战中受到沉重损失，目前需要补充。此外，德军尚未完成列宁格勒战役，尚未同芬兰军队会合，恐怕不一定马上进攻莫斯科。

餐厅里一片寂静。大家仿佛都在注视着朱可夫所描绘的战略态势。斯大林在地毯上踱步，看着自己的双脚。他显然内心里也在把自己的想法与朱可夫的话，两相对照。

后来，谈到西南方向形势危急，必须撤换领导。朱可夫早就做好了斯大林要激烈反对，大发雷霆的准备，索性横下一条心，再次进言，应当立即放弃基辅，我军基辅集团撤到第聂泊河东岸，继而在科诺托普地区集结预备队，形成拳头……这次，斯大林没反对朱可夫。在大家心情紧张，一片静默之中，他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元帅，命令沙波什尼科夫就此事找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谈谈，再为大本营起草指示。

“您觉得叶利尼亚战役还给您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？”斯大林改变话题。他靠近朱可夫坐到桌旁，给自己斟了一杯红葡萄酒，拿过玻璃瓶，往酒里掺了些水。

“德国人善于打仗……”朱可夫轻松地吁口气，答道。“我已经说过，他们善于组织坚强的防御。反冲击也丝毫不逊色于我们。目前，他们还有十分旺盛的士气。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。”

“法西斯军队还说得上有什么士气吗？”莫洛托夫说。

“我指的是纯属军人的作战士气，”朱可夫强调后面这几个字。“我在叶利尼亚审问过一个德军坦克兵……是我们在旧电影里见过的那种尼贝龙根^①式的人物：身材高大，淡黄头发，一个漂亮的恶棍。总之是纯种雅利安人。我通过翻译问他。他的回答干脆利落，毫无惧色，说他是第十坦克师第二营第二连的坦克驾驶员……这个师和别的师没什么两样，也已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。后来，这些败兵调出叶利尼亚突击部，调进新的部队……就这样……我向那个俘虏再提问题。他拒不回答……‘怎么不说话？’……沉默。后来，他声称：‘您是军人，应该懂得，我作为军人已经说了我能说的话，我叫什么，是哪个部队的。其他任何问题，我不能回答。因为我宣过誓。您知道我是军人，就不该问我，也无权要求我违背诺言，丧失人格’。”朱可夫阴郁的目光扫了一遍在场政治局委员神情专注的脸，停住话头。

“实在感人！”莫洛托夫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当他们烧杀虏掠苏联和平居民的时候，想到了自己的人格了吗？……”

“他们还杀害我们的被俘人员！”梅赫利斯怒气冲冲，表示赞成莫洛托夫的话。“他们杀伤员，把小孩往火里扔？！”

“这个坦克兵知道是谁在问他的话吗？”斯大林从桌边站起来，问道。

“这一点我问过他，”朱可夫继续说。“‘不，’他说，‘不知道’。我就吩咐翻译告诉那俘虏兵我是什么人。他听了之后，恬不知耻地看看我，答道：‘我不认识您。我只认识我们的将军。你们的将军我不认识。’”

朱可夫稍事停顿，继续说下去：

①《尼贝龙根之歌》是中古德语史诗。——译者

“接着，我吓唬他：‘如果拒不答话，就枪毙您。’他的脸刷地白了，但没有软下来，说：‘如果您想干丧失信义的事，杀害无法自卫的俘虏，就枪毙好了。枪毙吧。我希望您别这样做。不过，反正一样，除去说过的以外，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。’”

“那好吧，”斯大林面带沉思之色，说。“这个敌军俘虏精神可嘉，令人敬佩。”

“这些敌人像我们对他们那样，对待我们的被俘人员吗！”梅赫利斯怒气难消。“他们怎么对付游击队的！……法西斯分子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，虽然他们知道，我们不杀他们的俘虏……”

“梅赫利斯同志，别说这些不言而喻的话了，”斯大林口气平静地打断他的话。“朱可夫同志明天要飞往列宁格勒，我们最好祝愿他一路平安。他自然懂得，越是在敌人逼得我们节节败退的时候，就越是不能忽略他们的士气……我想提醒大家，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加入了保卫列宁格勒的作战部队。我们工人阶级的士气，也是可以信赖的……”

“对，斯大林同志，真正的工人在战斗中最为坚决，”朱可夫表示同意，把剩有半个梨的盘子推到一边。

“无论如何你要知道，”斯大林走到朱可夫跟前，用烟斗触了触他的肩膀，“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在组建工人营方面，错误不少。可能直到现在这两人还觉得委屈，认为斯大林同志在七月底给他们的那顿训斥太严厉了。也许，他们甚至认为，正是为了这个，大本营才派朱可夫去列宁格勒替换伏罗希洛夫的。”

“不应该这么想，”莫洛托夫静静地说。“是过去的事了，而且他们已经及时纠正了。”

“斯大林同志，他们究竟错在哪里？”朱可夫问，带着迷惑不

解的神情，看了看各位政治局委员，他们显然知道问的是什么。

“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未经我们批准，就建立保卫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，”斯大林神情严峻，说道。“只有政府或者大本营，或者经过授权，才能采取这种措施。瞧，擅自行动倒罢了，倒霉的事还不止于此。他们简直没好好想想……可是，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进入军事委员会？这怎么向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解释？完全是想入非非，不懂政治。他们更大的错误，是让工人营自选指挥员。选举！……你们懂吗？！”

“自选指挥员？”朱可夫十分惊讶，竟然不由自主从桌边站了起来，伸手到衣兜里掏烟盒，但是，忽而想起斯大林只特准沙波什尼科夫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吸烟，遂作罢。

“就是，自选！”斯大林又着重说了一遍这个词。“在各营里实行选举制，只能导致葬送军队。选出来的指挥员实质上不具有权威，因为一旦选举者施加压力，就可能一下子撤换他。大家知道，我们需要的是握有全权的指挥员。只要在工人营中采取选举的办法，立刻就会像瘟疫一样扩散到全军，感染到游击队！……必须向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同志下达严格的指令，提醒他们，列宁格勒是我们国家的第二都城。保卫这个城市的军事委员会不是陪衬物，而是领导机构，他们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，应当亲自领导这个委员会！”

“说得对，说得对，”静默片刻后，莫洛托夫说道。维切斯拉夫·米哈依洛维奇的办公室里，还有急事待办，他想尽快为这个话题打圆场。不过，还是摆脱不了找机会提问题的老习惯：“可是，你在直通电话里，对待像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这样功劳卓著的人，口气是否过于生硬点？德国人可能窃听得到。”莫洛托夫知道：斯大林一向担心德国人窃听他和各方面军司令部的通

话线路。

“不算生硬！”斯大林回答得干脆而严厉。“战前，我们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，日丹诺夫就毫不含糊，他就劝说我们，决不能轻信希特勒对苏联的和平许诺！我们当时还在犹豫、动摇……本来么，很想把战争拖延一两年……结果，日丹诺夫是对的，而我们的犹豫是不对的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，日丹诺夫现在的超越职权，擅作主张，可以得到宽恕。”

角落里靠近书橱的小桌上，几个电话机中的一个铃声轻响。斯大林走到桌旁，准确无误地拿起响铃的听筒。他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，根据天气预报，莫斯科至列宁格勒一线清晨有雾。放下听筒，斯大林走近朱可夫，坐到他身旁，说：

“说天气恶劣。对您来说，这天气来的正是时候。”随即拿过大笔记本在一页纸上写道：

“伏罗希洛夫收启。国防委员会任命朱可夫大将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。方面军转交他指挥，您乘同一架飞机返回。斯大林。”

斯大林将便函递给朱可夫，说：

“大本营关于您的任命书，在您到列宁格勒前即可发出……”

“明白了，斯大林同志……请允许我带走两三位在那里可能用得着的将军。”

“随您挑谁……”

此后不久，朱可夫大将走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办公室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，一阵忧伤之情掠过他的心头。这张大桌子，他在这里度过了难熬的七个月，苦思

冥想，寻求各种可行方案，研究作战地图和军情通报，批阅各种各样的文件。起初，是连连告急，一片叫嚷，说战争一触即发，后来，是西部地区由南到北，发生了多场恶战，鲜血流淌……

远远角落里，高高挂着的雕花外壳的壁钟，是那样有韵律的响着，还有那盏有铜座、绿色灯罩镶着铜边的台灯和地图架……

鲍里斯·米哈依洛维奇·沙波什尼科夫看来十分困倦。脸色于病态的灰暗中透着发黑，深陷的眼睛中流露出一像是祈求别人的宽恕的神情。

“够呛吧，鲍里斯·米哈依洛维奇？”朱可夫声音颤抖着问道，握住元帅从桌后伸过来的手。

“受罪呀，我的老兄，”沙波什尼科夫轻声回答。“战争对于参谋人员来说，就是一场毫不留情、绝不含糊的考试。难以忍受的不仅是脑力和内心，而且还有身体。”接着他突然说出了对朱可夫来说最关紧要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和最高统帅在反复考虑，如果德军拿下城市，列宁格勒方面军会是怎样一种结局……”

“暂时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，”朱可夫的嗓音显得深沉，令人感到他是有决心打好这一仗的。“我已被授予全权，采取一切措施挽救城市。”

“我也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，我的老兄。但是，您在做出自己的决断的时候，碰到的对手可能是德国最聪明而又最狡猾的统帅。陆军元帅冯·莱布^①学识渊博，老有经验，而且手段残忍……他善于驾驭军队。因此，尽可能做出莱布认为你们方面军兵力不可能做到的，难以想象做到的决断，要努力做到这一

①莱布（1876—1956） 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时，任“北方”集团军群司令，1942年1月进攻列宁格勒失败后，解职。——译者

点,就是说要出其不意。当兵力尚未在一两个方向上形成明显优势时,切不可急于采取断然步骤……无论如何”元帅的嗓音显得更加嘶哑,更加令人难以忍受,“我们必须牢记,一旦形势无法控制,那我们就设法挽救军队……”

总参谋长的话使得朱可夫不寒而栗,惶悚不安,虽然他知道这话也是实情。此番符合列宁格勒当前实情的话有着可怕的内涵,此番话迫使他去设想不可预知的,但又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,硬逼着他去直面死亡威胁,这就是朱可夫的处境。

时间催人。他说:

“鲍里斯·米哈依洛维奇,我明早起飞,想夜里看看作战态势图和重要文件。要掂量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大潜力,要弄清楚方面军最低需要多少物资保障。”

“霍津^①中将给您全都准备好了,老兄,”沙波什尼科夫颇感宽慰,说。“他是我们总参谋部列宁格勒方向主任。今后,他那里就是我们和您保持经常联系的部门。”

元帅最后这句话使格奥尔吉·康斯坦丁诺维奇有点扫兴,因为他本打算带走的人选就是霍津将军,他同此人早在内战时期就熟悉,而更主要的是,米哈依尔·谢苗诺维奇1938年的时候曾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,他深知当地的战场情况。

“鲍里斯·米哈依洛维奇,如果让霍津跟我走,您不会反对吧?”朱可夫问,很感于心不忍。“斯大林同志已经准许我可以带走几个我点名要的将军。至多三个。”

“我明白,”沙波什尼科夫略沉思后,伤感地叹口气。“霍津

^①霍津(1896—1979) 当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列宁格勒方向主任。——译者

确实能成为您的可靠帮手……要想想这里谁能替代他……您还要谁？”

“丘马科夫将军目前在哪里？”

“费多尔·克谢诺丰托维奇·丘马科夫吗？”沙波什尼科夫问，他的嗓音里流露出快慰。

“对，坦克兵将军。”

“丘马科夫现在在西方面军执行国防委员会赋予的重要任务！”

“如果不保密的话，是什么任务？”

“我们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，需要补充一些条款。尤其是涉及进攻、为部队分队提供火力保障和组织火力时战斗队形编成问题……战争迫使我们战斗行动指挥中的许多问题，都要重新研究和重新思考。”

“鲍里斯·米哈依洛维奇，我请您原谅，”朱可夫很觉得难为情，但他不能不说他想说的话。“现在是解决你死我活的问题，而不是研究条令的时候。下个指令，做些修改就可以了……这样岂不更简单、更快捷。修订条令需要分析和讨论。”

“我不能苟同，亲爱的格奥尔吉·康斯坦丁诺维奇，虽说您的看法是正确的，以指令方式下达贯彻是必要的。”元帅隔着宽大的办公桌，神色忧郁，看了看朱可夫，继续往下说：“战斗条令打个比方说，就像每个分队指挥员时刻都要有良心一样……不过，我们谈远了，您倒是提醒了我，如果办得到的话，就把丘马科夫将军从前线召回来，委任他在总参谋部接替霍津的职务……您还要带谁去列宁格勒？”

“还要费久宁斯基少将……伊万·伊万诺维奇在哈拉哈河战役期间，曾在我手下任摩步团长。是个善思考，会打仗的可靠

干将。”

“就依您，老兄。不过，不能再给任何人了。不可过分削弱总参谋部。”

2

第二天早晨，即9月10日，利—2型飞机从中央机场起飞，跃入密云低沉的天空。机舱里的座椅上，坐着朱可夫大将，他的同龄人，45岁的霍津中将，以及两个月前已满41岁的费久宁斯基少将。这三个人的年岁似乎都不算太大，然而每个人的身后，都走过了漫长的艰辛里程，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，朱可夫和费久宁斯基还在哈拉哈河战役中，同日本人交过锋……他们都是红军今后赖以发展壮大的精华。

机舱中央有一个固定在底板上的三级梯子，梯上装有轻巧的可旋转式独腿小椅，有个空中射击手坐在椅上，他的上半身钻进透明的舱盖内。这也可旋转的透明舱盖显然不是由工厂安装的。舱盖中安装着可以进行圆周射击的旋转机枪。朱可夫看到射手的帆布靴擦得像皮靴一样闪闪发亮，笑了笑，心想这靴子的主人肯定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。又想，天气目前对飞行有利。后来，想到列宁格勒，尽力设想那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。接着又想，他朱可夫所肩负的使命真是艰巨得难以想象。随后又带着几分嘲讽的心情，想起经典军事著作家的一些话，好像冯·施利芬^①说过，格拉尼库斯一役打垮波斯军队的，不是马其顿的方阵，而是亚历山大·马其顿王的方阵，捷足先登，抢先渡过鲁比

背河^②的，不是罗马军团，而是恺撒的军团，是奥利弗·克伦威尔指挥铁骑军在内兹比会战中大获全胜……确实，施利芬提到这些史实，其目的是指出统帅个人的重大作用。他反躬自问：朱可夫同志，你统领列宁格勒方面军大军，有何能为？你有足够的智慧、胆略和精力，有足够的天赋才具，去组织和激励将士，扭转战局吗？你能否做到大胆而谨慎？能否迫使德军入汝壳中，打一场以进为退，以攻为守的战役，一举告捷？问题很多，一切都还若明若暗，未可逆料。

想到阿尔弗雷德·冯·施利芬伯爵，这位陆军元帅，这位德国帝国主义有名的智囊，这位现今希特勒手下将领军官顶礼膜拜的偶像。尽管他在思想上和战役战略理论上，同我们格格不入，但这位聪明的对手在很多方面还是值得向他学习的。

继而又由施利芬的下述论断，而联想到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所处的非比寻常的地位。

施利芬进一步指出，统帅应当同时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此外，他还应有权支配战争中要吞噬掉的无法计算的巨额财富。

“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者，”施利芬写道，他显然夸大了统帅在战争中的作用，“只能是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的君主”。因此，统帅者，即君主。这位德国陆军元帅特别指出以下君王为伟大统帅，他们是：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，卡尔大公，古斯塔夫·阿道夫，查理十二，腓特烈大帝，这些人凤雏龙子，生来就是君王。克伦

①施利芬（1833—1913）德国军事家。著有《坎尼战》、《统帅》和《现代战争》等。——译者

②公元前149年1月10日，恺撒为与庞培争夺统治权，出敌不意，抢先强渡鲁比肯河，一举驱逐庞培势力。——译者

威尔和拿破仑在显示了他们的帅才之后，自封为君主。恺撒和瓦伦斯坦如果不是时运不济，惨遭不幸，他们也会这么做的。当罗马处于危急状态时，元老院任命恺撒为独裁官，享有帝王权力，因而他才有可能执掌军权，击败敌人。汉尼拔不是，也没有成为君主，因而，这位迦太基共和国的雄才也就难逃覆灭的厄运。

朱可夫想到，在这串君王兼统帅的名单中，冯·施利芬还忘了几位俄国的君王：伊万雷帝、彼得大帝……

当然，重翻历史旧案，能够找出许多例证，足以推翻这位德国前总参谋长的宏论。不假思索，就可随便指出，有：苏沃洛夫，库图佐夫，鲁缅采夫^①……再如，举例说，在法西斯德军进攻苏联前夕，在人民委员会内主持防御委员会大计的，不是斯大林，而是伏罗希洛夫，尽管他对战争的看法迂腐陈旧。更何况，斯大林在党内和政府内的身份和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……忽而，又想到：

“有趣的倒是应该问问约瑟夫·维萨里昂诺维奇，他读过冯·施利芬的著作没有？……如果读过，那么，有哪些论点是同意的，有哪些论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同意。无论如何，斯大林之所以肩负起最高统帅的重任，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，他确实认为，他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角色，他可以依靠党中央，裁决战争中要消耗掉的巨额开支，而且希望，人民会一心一意拥护他。”

这一点无可怀疑。在莫斯科，全国上下都有的凄苦不安，极度紧张的气氛，后方苏联人民在艰苦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

^① 鲁缅采夫(1725-1796) 俄国陆军元帅，其军事思想对俄国后世有重大影响。——译者